

重
庆
号
军
舰

起义的
故事

重
庆
号
军
舰
起
义
的
故
事

周荣 /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 前言

朋友,你听说过吗?在1949年3月的一个深夜,国民党海军王牌军舰“重庆”号巡洋舰突然失踪了。因为重庆舰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大英帝国送给中国国民党主席蒋介石的一份厚礼,当时中国派出一千名年轻的海军官兵去英国留学和接舰,这是蒋介石特意从全国选拔的最优秀的知识青年,其中有不少是国民党高官的子弟。最后他们从英国接收了重庆舰回国。当时蒋介石对归来的全体官兵都给于厚望。按理说,这些从英国归来的海军官兵,都是蒋介石亲自培养起来的,对蒋介石应当以恩相报。可是这些官兵,在回国后仅仅几个月,就将当时这艘大英帝国特意送给蒋介石的、亚洲最大的、最先进的一艘军舰,开去送给了中国共产党。因此当时重庆舰的起义,不仅震惊了全中国,也震惊了全世界。在国内外引起了一片哗然,有的说:这是共产党用钱收买舰上的亡命徒干的;有的说:他们是为了抢劫军舰上的大量黄金的海盗行为;有的说:这是国民党海军内部派系的内讧。因而使当时的蒋介石对重庆舰上的全体官兵恨之入骨,而对中国共产党誓不两立的美、英两国,对这艘最大最先进的军舰落到中国共产党的手上,也深感胆战心惊。

最后英国强行收回了与重庆舰同时回国的姐妹舰“灵甫”号护航舰。并撤消了英国尚未交付中国的四艘潜艇计划。最后,重庆舰在葫芦岛被美国在日本投原子弹的高空轰炸机炸沉。1953年,重庆舰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又被打捞出水,拉到大连造船厂去修理。可是当时重庆舰为什么会起义投奔共产党?最后重庆舰究竟又到哪里去了?当时在舰上起义的全体官兵,如今他们又在哪里?自1949年3月21日重庆舰起义的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发生之后,至今史实仍未公开过,她在中国乃至世界

上都还是一个谜。凡是六七十岁的老人,只要你一向他们提起重庆舰起义的事,他们都会点点头,回答说:知道或听说过。可是他们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其实当时的重庆舰起义,是出于舰上全体年轻官兵对祖国的满腔热情和热爱,因为他们都是当时在抗战之后,从全国招考来的最优秀的知识青年,他们都是满怀救国兴邦的壮志豪情,投笔从戎去投考海军出国留学的,他们绝大多数都是知识分子家庭出身,都有强烈的爱国情和民族的自豪感。可是当他们回到祖国后,却看到满街都是美国兵,有的美国兵坐在人力车上,用皮鞭在抽打着拉车的车夫寻开心。有的美国兵看到大街上那些穿长袍、长胡须的老人,就走上去,强迫老人们在大街上跪下来,向他们磕头还踢老人的屁股取乐。而在大街上,很多手上拿着酒瓶,画着罗圈步喝醉了的美国兵,他们看到街上那些穿旗袍的妇女,就去掀开她们的裙子来寻欢作乐。一旦遭到反抗,美国兵就会将她们抓去抛到吉普车上,而后就在车上对她们为所欲为。如不顺从,美国兵就会将她们从车上推下来。

因此我们回到中国的第一天,就在上海和美国兵打了起来,当时我们为了方便,很多人都是穿着西装上岸的,结果警察赶来时,美国兵指着我们说:这些在打他们的是日本人。警长吹着警笛,下令逮捕我们。当时我们问警长:“你们是中国人吗?”

警长问我们:“你们是什么人?”

我向警长亮出了重庆舰上中国海军的身份证。等他看完后,他瞪大了眼睛看着我们问:“你们都是报上所登的,刚从英国回来的‘重庆’号舰上的官兵?”

我说:“你看呢?”

结果他立即向警察大喊一声:“你们立即给我撤!”

最后警长向我们无奈地说,他们是奉上级的命令在保护美国兵的人身安全,请各位高抬贵手!而后警长立即带着他的警察走了。

而使这些刚从英国回来的重庆舰官兵更难以忍受的是,看到国民党的腐败。在北平三个美国兵强奸了北大的女学生,政府却判被强暴的女学生有罪。我们看到当时的政府对美国如此的依从,就像一条美国的狗一样,而使我们深感,经过了八年抗战,日本鬼子走了,美国鬼子又来了。最使我们忍无可忍的是,一个国家的海军,是用来对付外国人入侵的,而蒋总统却逼我们去打内战,参加辽西战役,让中国人杀中国人。

于是从辽西战役回到上海后,重庆舰上全体官兵,就对国民党深感绝望,很多

士兵就开小差，去另找出路。结果当时的海军司令桂永清受到了蒋介石训斥，于是桂永清反过来又去指责“重庆”号舰长邓兆祥。桂永清当面拍着桌子问邓兆祥：“你还想不想当这个舰长？”结果邓兆祥向桂永清提交了一份辞呈，要求回家养老去。尔后邓兆祥就天天拿着钓鱼竿坐到黄浦江边的柳树下面钓鱼。可是他钓鱼也怪，他每次钓完鱼后，看到塑料桶里的那些小鱼就怜悯地说：“可怜的小鱼，你们就像我舰上的那些士兵一样的绝望和不幸。”于是他就把那些鱼又倒进了黄浦江。

随后在舰上发生了土豆中毒事件，引发士兵的愤怒，却遭到桂永清的辱骂、镇压和流放。这一来使得重庆舰上开小差的人越来越多。桂永清为了严防官兵的逃跑，于是下令重庆舰开到沪淞口外去抛锚，又请了一艘和重庆舰一样大的美国军舰来看守重庆舰。这一来桂永清一举三得：一是严堵了重庆舰上官兵的逃跑之路；二是用重庆舰堵在长江口，来严防在长江内的舰船向外逃跑，去投奔共军；三是保卫上海，防止共军渡江。

于是重庆舰成为一座被桂永清用来关押全体回国官兵的水牢。

当时重庆舰上的全体官兵，在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绝境下，先是只有少数几个人私下议论、探讨我们该怎么办？我们的出路究竟在哪里？俗话说，三个臭皮匠顶一个诸葛亮，于是我们之中就有人提出，“我们不能在这里等死，我们要想办法逃离这水牢”。最终决定开着军舰逃跑，在舰上组织起义，把军舰开到解放区共产党那里去。即使这一行动失败了，那么我们也是为了爱国，我们是无愧于国人的。这想法很快就被舰上的爱国官兵认同了，于是仅仅只有几天，他们就从当初的五个人发展到五个小组，从十多个人发展到几十人，最后是上至舰长下至舰上的每个士兵都一致同意和拥护。只有全舰上的人员团结起来，将军舰开向解放区去投奔共产党，大家才会有出路。而当时在重庆舰上的这些官兵中，有不少人是国民党中高级官员的子弟。例如蒋同福上士，他是蒋介石的侄子，陈立中下士，他是陈诚的儿子等。他们和大家站在一起，积极拥护起义。可以说这次重庆舰的起义是自发的，也是被蒋介石、桂永清逼出来的，并不是在国民党中有人所说的：“这次重庆舰的叛逃是受共产党地下组织的指使。”

所以这次重庆舰的起义，是一场20世纪40年代在中国的新觉醒、新兴起的、新中国知识分子的爱国革命。这次重庆舰全体官兵的起义，不仅使蒋介石胆战心惊，也震惊了全世界。自古至今，在世界上有以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农民阶级为主导的力量的革命，却还从未有过像重庆舰上这样，全体不分阶级、不论身份，全以爱

自己的祖国和民族,以全世界和平友好的最高理想为准则,由纯知识分子组成而发动的起义。所以重庆舰的起义成功,给世界上各国的知识分子树立了一个榜样。

可是重庆舰起义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内幕,至今还是一个不为人知的谜。因而我自1988年离休后就开始写这本书,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将这一事件自始至终的经过记述下来,奉献给国内外所有关心这一事件的人们,并为研究重庆舰起义这一历史事件的人员提供参考。

本书共分三部分:

第一部分是写一千多名年轻的中国海军官兵,在1944—1948年间,赴英国留学的经历和所见所闻。他们在国外学习了四年,有的曾参加过二次大战,足迹遍及整个西、南欧和西非。书中有大不列颠的恋情、罗曼蒂克的西欧之行、情趣盎然的北欧之行。本书不仅向你打开了一扇了解西方世界的窗户,而更可贵的是,这些炎黄子孙,爱国自尊、勤奋学习、追求理想的拼搏精神。本书彰显了这一代人的浪漫和远大理想。

第二部分是写“重庆”号、“灵甫”号两舰接舰回国的全过程,他们在惜别的离情中,告别了英国。他们情深深,意切切。而总统却独断专行,使得国内战云密布,民不聊生。于是他们毅然起义,投奔了解放区。以后国民党和美国多次出动海军、空



作者和夫人近照
2009年2月26日春
节之际

军,对“重庆”号进行阻击和轰炸。全舰起义官兵在葫芦岛 和美国飞机、国民党舰艇进行了二十多天艰苦激烈的战斗。最后在 1949 年 3 月 21 日,被美国 B-29 高空轰炸机炸沉。跟着是“灵甫”号官兵,也在香港义举北上。两舰起义官兵相会于安东海校。

第三部分是 1953 年“重庆”号在当年苏联的帮助下被打捞上来,拉到大连造船厂修理,但由于当时美、英两国对中国的禁运,而后中苏断绝了关系,结果无法修复,最后又失踪了。

多年来,写这本书我得到了国内外同学、尊师、好友以及各大学、图书馆有关人员的支持与帮助。

在这里,谢谢全世界的朋友,感谢理解我的人们。我祝愿全世界的人们,人人都能互爱、互帮、互学、互相促进,让全人类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把地球上这个人类共同的家园建设得更美好!

作者 周荣

2009 年 8 月 20 日

目录

- 前言 / 001
- 出国考试 / 001
- 起程赴英 / 012
- 英国到了 / 017
- 第二批赴英海军介绍 / 023
- 开始在英国学习 / 029
- 伦敦之行 / 042
- 牛津 / 051
- 剑桥 / 052
- 卡登枪炮学校 / 058
- 暑假之行 / 066
- 在悉尼的射击场上 / 074
- 英国北方之行 / 080
- 我们的出海实习 / 084
- 脑是主宰 手才是真正的本钱 / 096
- 在友人家过圣诞节 / 099
- 机加工学习 / 102
- 春之行 / 104

第一批赴英海军介绍	/ 114
全体留英海军海上大演习	/ 131
提前回国	/ 138
赠舰协定一波三折	/ 151
踏上归途起航	/ 153
我们的舰长	/ 155
驶向新加坡	/ 165
别了,新加坡	/ 171
香港到了	/ 176
从香港到上海	/ 194
林青的往事	/ 209
起义计划被迫提前	/ 221
在吴淞口起义	/ 227
葫芦岛的战斗	/ 230
在葫芦岛自沉	/ 237
最后结局	/ 242
离舰后,部分官兵的经历	/ 248
附录	/ 262
后记	/ 270

◎ 出国考试

1946年10月的一天,我在上海参加了赴英接舰海军考试,考场设在上海海军司令部的大礼堂里。

早晨,从南京、镇江来的考生,已经有秩序地进入考场了,我们上海考生跟在后面按号入座,我一看偌大的一个礼堂,几乎都被考生坐满了,每个考生都满怀希望和喜悦。

第一场是理科考试。试卷发下后,考场上一片寂静,只听见钢笔写字的刷刷声。几个监考官在台上坐着,眼前摆着麦克风,随时在监视着考场上的动静。讲台的上方,一只大电钟的秒针在转动。

我先将容易做的试题做完后,就集中精力做那些难以解答的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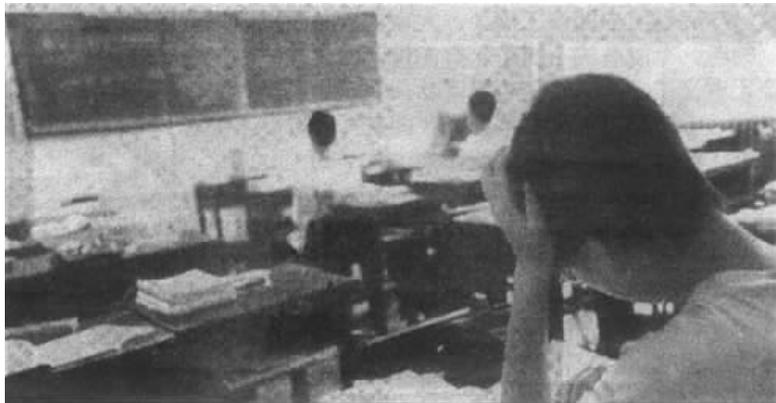
我静静地在思考着,台上的监考官,不时地在麦克风上发出警告。我回头看看,考场上有很多人在咬钢笔头,也有很多人在擦额头上的汗。有的人已经无可奈何地站起来交卷了。电钟上的秒针一秒一秒地走着,我在试卷上画了又写,写了又画,直到考场上的电铃响了三次,才最后一个交了卷。出了考场,我的几个好友立即围过来问:“考得怎么样?”

我擦擦汗说:“悬!反正每个题我都答了。”

人们都三五成群聚在一起,在探讨刚才的考题,但很多人都在抱怨考题太难了。

不一会儿,第二场考试的铃声又响了。

这一场是英语考试。考卷上除了填 YES 或 NO 的是非题之外,还要做一段英译



出国考试

中的美国在太平洋的塞班岛战役和一段中译英的螳螂捕蝉的故事。不久就有人交卷了,看着他们露出一副失望神情,无可奈何地把卷交上去,有人还向监考官咂咂舌。我抬头看看电钟,考试的时间才过了半小时。我试着在试卷上先写出那些可能表达的词意,把那些无能为力的句子和词都空起来。电钟的秒针一圈一圈在转动,考场上的人愈来愈少了,这时我心中一急,突然灵机一动,脑子里的思路亮出了一道光线。真的,为什么不把螳螂、蝉、黄雀这几个不会的英语单词,用中文来写呢。像螳螂就可以用英语写成 say in chinese is tanglang 或用 chinese name is tanglang,我想这种中译法比交白卷好,主考官虽不算对,也不能算错。于是我也就三下两下将这段译文翻译好了,一看离交卷时间还差几分钟,上帝保佑,我立即将卷交上去了。

不久在我前面的那位同我一样在受苦受难的考生也立即站起来交卷了。我看到他对自己的答卷非常满意,嘴里还轻吹着口哨,将试卷交给了主考官。主考官接过了他的试卷一看,大惑不解地说:“你在这试卷上画的是什?是蜻蜓还是苍蝇?”我看那位考生对主考官的提问毫不理会,只是扬扬手说:“Bye bye, see you afternoon!”(拜拜,下午再见!)

等他一出来,他的几个好友围着问:“考得怎样?”他说:“还可以。考卷上该做的我都做了,”“那么你对螳螂、蝉、黄雀等名词是怎样译的?”

“我用密码。”他风趣地说。

“密码?”他的几个好友莫名其妙地问。

“我用国际密码,就是它无国界,每个人都能看懂的密码。”

我一听,也对这位高才生顿时颇感兴趣起来,他解释说:“真悬,当时我差点向

这几个名词投降,后来突然灵机一动,为什么不用图形来表达呢?这在人类社会初期不都是用图形来代表文字吗,于是我立即在句子当中空白的地方画出了螳螂、蝉和黄雀,当然我画得并不十分像,黄雀我也不会画,只画了一只长尾巴的麻雀来代替,并且把螳螂最后一扑抓住了蝉,而后蝉又被那只突如其来的黄雀叼住的这一故事结局,也用画把它表达出来了。最后我感到很满意。我看这篇翻译谁都能看懂。”

经他这么一讲,大家都对他表示欣赏和敬佩。

下午第一场是文科考试。入场后考场上的人比上午少多了,附近只有我和那位高才生,在我周围的座号都空着。等第二场铃响之后,考场上又少了很多。经过了这一天艰苦的考试,使很多人原来想出国的希望成了泡影。我虽然坚持到最后,可是情况也不乐观,因为我对很多试题是否都答对了,还是不敢肯定,况且参加考试的人又这么多。大家都感到没有把握,于是有的人就买来酒菜,借酒来冲淡心里的失望。

我的好友谢希俊喝得醉醺醺之后,拿着半瓶酒画着弧圈步摇晃着走过来对我说:“路,来,我请你喝一杯,我是考不上了,祝你成功——”

我把他按在板凳上,最后他呓语着趴在桌上睡着了,手里的酒瓶子啪的一声掉在地上跌得粉碎。我坐卧不安,在屋子里走来走去,总好像心里有一种捉摸不定的感觉,只好去找伙伴们,用打牌来消除心里的焦虑和不安。

到了第三天,考试初选的名单终于公布了,在营房的布告栏前围挤着一大堆人。当我还没有挤进人群时,沉思就从人群里钻了出来,高兴地对我说:“考上了,路,你我都考上了。”

我还有些不信,挤入人群里,到了前面一看真的考上了。很多人看到自己被录取了,就高兴得在那里狂叫欢跳,可是更多的人却失望得一时在那里惆怅起来,有的在埋怨自己,有的在骂娘。

我看了看录取名榜的最后面,还有一条通知:凡以上公布名单的考生,必须在明天上午到上海海军司令部去面试。于是当我离开人群之后,心情并没有感到有什么愉快和轻松,因为这仅仅是希望的开始。

第二天,全部取得初试合格的考生,一早就开始忙碌起来,很多人都将自己精心修饰一番:有些人涂上面油和发膏,把自己打扮得整整齐齐;有的人还在自己的皮鞋跟里加了垫,使自己的个子显得高些。几辆美国大卡车等着我们,这些平常极少注意打扮的水兵,今天却个个精神抖擞,穿戴得潇洒、大方,身上还冒着一股香

味。我看看身边的好友，汽艇上的轮机长马明，他细高个，平常又虾腰又脏，像一根弯曲的油腊肠，今天看起来却英俊极了，宽胸阔背，胸脯挺得高高的，我朝他胸前轻捣一拳说：

“头头你今天怎么变得这样英俊？”他憨厚地笑笑说：“我今天是按相未婚妻的打扮去应试的。”车上立即热闹起来：“不错头头，挺神气的。”

“你里面穿了什么？”

“是我父亲的西服背心。”

大家嘻嘻哈哈地笑着。

车子开到海军司令部，里面已经有早到的考生在面试了。面试在一排面对走廊的办公室里进行，候试的人都在走廊上等着，各个面试办公室的门都开着，里面有一面屏风，可以听到从里面传出来的声音。

“你叫什么名字？”从里面传出主考官的声音。

“报告上尉，我是后勤总参陈楚的儿子。”

“我问你叫什么名字，不是问你父亲。”

“是的上尉，不过最好你还是在亲属栏上把我父亲的名字写上。”

我走到我该排队等候的房间门口，里面也传出了同样类似的声音。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马明。”我站在那里认真地听着我们头头的回答。

“不行，重来。”主考官在叫喊着。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马明，牛马的马，文明的明。”“还是不行，重来。”主考官发怒了，“难道你不懂军人的礼节吗？”主考官在对他吼叫着。

“是的少校。”我听到啪的一声，是马明重重地碰击着皮鞋跟的声音，并且还感觉到他似乎还向主考官行了一个强有力的举手礼。

“你说你为什么要报名参加赴英考试？”

“报告少校，为了党国。”

“党国如果需要你留在国内呢？”“我？这我不知道。”

“你就需要服从。”

我心情紧张地在门外听着。

直到马明出来之后，我看他拍拍手上的帽子，显出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

跟着那个戴船形帽的女秘书,拿着名册走出来叫我的名字,我整了整衣服走了进去。

坐在办公桌前的是一位神态严肃认真的中年少校。

“你叫什么名字?”

我庄严地碰了一下鞋跟,敬了一个有力的举手礼回答说:“报告少校,我叫路。”

“姓什么?”

“路。”

“姓是路,名也是路?”

“是的少校,这样简单明了,也好记。”

少校微笑了一下,接下去问:“什么学历?”

“浙江师范学校毕业。”

“很好。那你为什么要来报考赴英海军呢?”

“我对海军事业有兴趣,中国的历史告诉我,没有海军就像我家的大院没有门一样,野狗就可以随便进来。”

“这很好。那么你对党国是怎么想的?”

“党国?我不是党员。可是我觉得中国的党又独裁又腐败。”

“你这是一种危险的想法。”

“我是在对你说真话,少校,我认为说真话比说假话好得多。”

“你是想用这奇怪的想法说服我。”

“是的。当我在没有进来以前就是这样想的,因为我并不相信国民党里每个人都腐败。”

“呵!呵!”少校亲切地笑着,从他的表情可以看出他是在笑我傻,不,是在笑我年轻,于是他考虑了一下说:“好了,你可以走了。”

经过这场面试,我知道这次出国希望又吹了,少校无论如何是不会让一个对党国不忠诚的青年出国的。

可是过了两天,在面试录取名单公布时,我的名字再一次出现了,这一次我感到无比的高兴,因为我对主考官的直爽回答,他并没有因此而不要我,反倒产生了深深的好感,直至后来我才知道,他就是我们尊敬的舰长邓少校。

筛选、再筛选,第二天我们所有被录取的人,又去上海一家英国医院检查身体。水兵们在医院的大院里等着,一批批被带到一个大候诊室里,在那里领队给每个人

发了一张上面已经写好了姓名和编码的检查表。一位中年的中国联络医官站在大厅里,叫每个已经领到检查表的人脱下衣服,而后按号顺序排着队向一个体检室的门口走去,一个黄头发蓝眼睛的年轻英国女护士站在体检室门口,不时地呼喊着查体人的号码。

我们耐心而又缓慢地在向前移动着,每个人只穿一条内裤,互相紧挨着有些不好意思,像在排着队进浴室,屋子里不时传出医生的说话声,有中国话,也有英语。

一百五十磅……身高……

等女护士叫到我时,我带着有些不安的心情走了进去,迎面站着一个体态很胖,穿白大褂的黑人女护士,她张着鸭子嘴,大声对我说:“你得把裤子脱下。”

我迟疑了一下,她一伸手就把我的裤子拉下了。“站到磅秤上去。”

我站到一台自动称重、量高的秤台上。

163磅7盎司,身高5.95英尺,坐在那里的那个英国女医生一边重复磅秤上的数字,一边在体检表上打印着,那个黑人女护士给我量了胸围。

一位脸上有胡子的英国男医生,手上拿着只有一个腿儿的眼镜走到我身边,用眼镜对我全身上下仔细地看。

“你臀部上那是什么?”他用极标准的中国话问。

“这是一块胎记。”我背着身子回答着,等他把全身上下都检查一遍之后,黑人女护士对我说:“好了,你可以穿上裤子了。”

黄头发的护士又走到门口,用英语叫喊说:“下一个。”

我跟着前面的人顺着检查的次序向前走,前面房间里传来了:沙眼……色盲……英国医生的说话声。

等我走进检查室后,一位白头发的英国医生用木榔头敲敲我的腿关节,再叫我趴在床上,又用榔头敲敲我的脊椎骨,就像治白蚁的专家敲敲柱子,看看柱子里有没有蛀虫一样。

当医生用听诊器在我的肺部听了一阵之后,就叫我站到一个装有吹管的仪器跟前,女护士叫我吸足了气向吹管里吹,“吸气,再吸气。”护士小姐在我身边叫着,我拼命地吸气往里吹,就像青蛙一样地鼓着整个胸膛和肚子,涨红着脸向管子里吹气。装在吹管上的一只皮球慢慢鼓了起来,仪器上的指针慢慢地在往上移动,等指针超过了红线之后,皮球砰一声炸了。

“肺活量多少?”那个大胡子的英国老医生坐在转椅上问。

“五立升。”

“很好。”老年医生高兴地说，“足可以当一名潜水员。”

在下一个房间里又传来了医生的说话声：“是梅毒。”“记下来。”“这显然是遗传。”等我走进去时，一位漂亮英国护士小姐，穿一身露胸白罩服，雪白的脖子上还挂着金项链，美极了，就像一位公主。她手上戴着胶皮手套，站在我面前微笑着说：“请把你的裤子脱下来。”

这还是我平生第一次遇到过的事，有些难为情。

“快点脱下，脸红什么？”女护士平静地说。

“我照做了，弯腰脱下了裤子，用一只手捂着那不便让她看到的地方。

“你把手放开，为什么还要捂着呢？又不是女人。”护士小姐说。而后她伸过手来，认真仔细地对我的下身检查起来：阴部……龟头……生殖器没有毛病，包皮正常……她一面在检查，一面向边上的男医生报告着。

“All right”！（很好！）医生满意地说。

之后她叫我转过身去，拍了一下我的臀部说：“趴下，再趴下。”她用手蘸上凡士林，突然将一个手指猛一下插进了我的肛门里。我颤抖了一下，几乎叫喊起来。

“痔疮无。”她验证着说。

“好了小伙子，你可以穿上裤子了。”我被她捅得好痛，一时还在那里趴着没有起来。

她看着我笑了：“Ha-ha, chill finish！”（哈哈，干辣椒，完了）。

转天我们又进行各种透视，检查了血液、泌尿和胃肠，做了超声波脑视力反应等。检查完后，我躺在那里，几个英国医生看了我的体检表说：“All right, pass.”（可以通过）。可是两个中国军医却在低语着说：“不行，一头红头发。”一个军医说。

“而且屁股上还有一块胎记。”另一个中国军医附和着说。

我心里凉了半截，一下子从床上坐起来，我瞪了他俩一眼，“喂！”了一声走了出来。一到外面，很多人都围着我问：“怎么样？”

我用一条腿站着，把另一条腿伸进裤筒里去，一面不高兴地骂道：“去他妈的，两头中国猪嫌我这一头红头发。”

在回来的车上，我一言不发，让风把我的头发吹得像一把火焰一样在飘动，心想：看起来这个出国的希望又吹了。

经过体检之后,生了一肚子的气,回到兵营我感到躺也不是坐也不是,憋得难受,就一个人走到营房后面的树林里练起武功来。先练了一套基本功,刷刷几下,地上的树叶和草茎、小石子被我的脚扫得乱飞,最后双手合掌用力向地上一劈,腾空跳了起来。在场地上走了两圈之后,觉得肚里还憋气,就又走到树林里挂着一个大沙袋前,运足了气,向沙袋猛击一通,击得满身是汗。而后我又在草地上走起来,一面走,一面用手掌在脸上抹着汗,心里感到好受多了,于是乘兴走到一堆残砖边上,搬来了一摞砖头,将它擦起来,而后运足了气,大喊一声,用手往下一劈,砖头断裂了。当我正在要劈第二摞时,好友刘士坚叫喊着向我跑来,他扬着手上的一张通知书说:

“路,你的通知书下来了。”

我接过来一看……体检合格,兹限于1945年7月15日前,填交三份保证书,以便办理出国手续。我立即高兴起来,两人紧紧地抱着跳着。

过了一阵我把三份保证书打开来一看,保证书的条件是:必须有两个校官以上级别的保证人,或一家具有二十万美元以上的商家作保,我倒吸了一口气。

刘士坚连忙问:“怎么回事?”

我说:“我叫谁担保?”

他细看了一遍保证书说,“慢慢来,不是有一星期的期限吗?让我们想想办法看。”

我拿着通知书和他一起向营房走去,这时营房里就像开了锅,热闹一片。全体



录取生交保证书通知

同学都在为接到通知书的同学热烈祝贺,有的鼓掌,有的叫好,有的热烈握手,就好像在进行欢别一样,其实那些接到通知书的同学,很多人都在哭笑不得,表情显得难堪。过了一会儿我的好友陆逊、谢希俊、王明志都来了,他们都同情、关心地问:关于保证人的事怎么办?

我无能为力地在他们的面前来回地踱步,失望地说:“我一点办法都没有,在上海我已没有亲友,又没有认识的商号。”

朋友们议论了一阵之后,陆逊提议说:“我们大家分头去想办法。”

第二天陆逊就约我一道去他的姐姐家,他姐夫是上海军需后勤处的中校副官,当我们在一家高级住所的门前按了电铃后,一个女用人给我们开了门。

“啊!阿陆侬好哦?”女用人说着上海话亲热地问。

“我姐在家吗?”陆逊问。

“在,在,伊在屋廊里。”

女主人中等身材,丰腴、漂亮。她和她的弟弟一样热情好客开朗,当我们向她说明了来意之后,她说:“陆逊的姐夫不在家,前几天出差到广州去了,要等半个月之后才能回来。”

我一听心里突突地跳着,眼皮也直跳,一个多好的机会失掉了。

陆逊说:“是不是能去找姐夫的单位。”

“可以是可以的,不过我得先打个电话去问问再说,免得会碰鼻子。”他姐姐说完后走到隔壁房间里拨通电话,我听到隔壁传来了断断续续女主人的声音。

“呀……什么?……什么联保法……不好办……一点商量的余地都没有?”最后女主人把电话放下了,走出来叹着气说:“他们不给办,慢慢来……总有办法的。”而后她一转口气说,“先在这里吃饭,让我再想想办法。”

她的这种乐观情绪,使我安静下来。等吃完饭,女主人说:“这样好了,陆逊姐夫的图章还在家里,等你们把保证书填好后,我给你们盖上图章,其他的事情等他回来后我再告诉他。”

我立即站起来向她深深地鞠了一躬说:“姐姐你太好了。”

我高兴地和女主人告了别。

第一天的努力还算不错,希望总算有了一半,可是以后一连三天却毫无进展。我的好友刘士坚向我建议说:“我有一个表哥在上海开杂货铺,他的老本只有2万元,要不我们把2万元改成20万。”